宋高僧傳/卷0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卷第四

宋高僧傳
卷第五

卷第六

宋高僧傳卷第五

義解篇第二之二〈(正傳十四人附見五人)〉

周洛京佛授記寺法藏傳〈(大儀)〉

釋法藏字賢首，姓康，康居人也。風度奇正，利智絕倫，薄遊長安，彌露鋒穎，尋應名僧義學之選。屬奘師譯經，始預其閒，後因筆受、證義、潤文、見識不同而出譯場。至天后朝，傳譯首登其數。實叉難陀賫《華嚴》梵夾至，同義淨、復禮譯出新經。又於義淨譯場，與勝莊、大儀證義。

昔者燉煌杜順傳《華嚴》法界觀，與弟子智儼講授此晉譯之本。智儼付藏，藏為則天講新《華嚴經》，至《天帝網義十重玄門》、《海印三昧門》、《六相和合義門》、《普眼境界門》，此諸義章皆是《華嚴》總別義網，帝於此茫然未決。藏乃指鎮殿金獅子為喻，因撰義門，徑捷易解，號《金師子章》，列十門總別之相，帝遂開悟其旨。又為學不了者設巧便，取鑑十面，八方安排，上下各一，相去一丈餘，面面相對，中安一佛像，燃一炬以照之，互影交光。學者因曉剎海涉入無盡之義。藏之善巧化誘，皆此類也。其如宣翻之寄，亦未能捨，蓋帝王歸信緇伍所憑之故。洎諸梵僧罷譯，帝於聖曆二年已亥十月八日，詔藏於佛授記寺講大經，至《華藏世界品》，講堂及寺中地皆震動，

都維那僧恒景具表聞奏。勅云：「昨請敷演微言，闡揚祕賾。初譯之日，夢甘露以呈祥；開講之辰，感地動以標異。斯乃如來降迹，用符九會之文；豈朕庸虛，敢當六種之震。披覽來狀，欣惕于懷」云。其為帝王所重，實稱非虛，所以華嚴一宗付授澄觀，推藏為第三祖也。著《般若心經疏》，為時所貴，天下流行。復號康藏國師是歟！

唐荊州玉泉寺恒景傳

釋恒景，姓文氏，當陽人也。貞觀二十二年勅度，聽習三藏，一聞能誦，如說而行。初就文綱律師隸業毗尼，後入覆舟山玉泉寺，追智者禪師習《止觀門》。於寺之南十里別立精舍，號龍興是也。自天后、中宗朝，三被詔入內供養為受戒師。以景龍三年奏乞歸山，勅允其請。詔中書、門下及學士於林光宮觀內道場設齋。先時追召天下高僧兼義行者二十餘人，常於內殿修福，至是散齋，仍送景并道俊、玄奘各還故鄉。帝親賦詩，學士應和，即中書令李嶠、中書舍人李乂等數人。時景等捧詩振錫而行，天下榮之。景撰《順了義論》二卷、《攝正法論》七卷、《佛性論》二卷。學其宗者，如渴之受漿。至先天元年九月二十五日卒于所住寺，春秋七十九。弟子奉葬于寺之西原也。

系曰：江陵玄奘與三藏法師形影相接，相去幾何。然其名同實異，亦猶藺相如得強秦之所畏，馬相如令楊雄之追慕。然則各有所長短，亦可見也。

唐中嶽嵩陽寺一行傳

釋一行，俗姓張，鉅鹿人也，本名遂，則唐初佐命剡國公公謹之支孫也。丱歲不羣，聰黠明利，有老成之風。讀書不再覽，已暗誦矣。因遇普寂禪師大行禪要，歸心者眾，乃悟世幻，禮寂為師，出家剃染。所誦經法，無不精諷。寂師嘗設大會，遠近沙門如期必至，計逾千眾。時有徵士盧鴻，隱居於別峯，道高學富，朝廷累降蒲輪，終辭不起。大會主事先請鴻為導文，序讚邑社。是日鴻自袖出其文，置之机案。鐘梵既作，鴻謂寂公曰：「某為數千百言，況其字僻文古，請求朗雋者宣之，當須面指摘而授之。」寂公呼行，伸紙覽而微笑，復置机案。鴻怪其輕脫。及僧聚於堂中，行乃攘袂而進，抗音典裁，一無遺誤。鴻愕視久之，降歎不能已，復謂寂公曰：「非君所能教導也，當縱其遊學。」自是三學名師，罕不諮度。因往當陽，值僧真，纂成《律藏序》，深達毗尼。然有陰陽讖緯之書，一皆詳究，尋訪算術，不下數千里，知名者往詢焉。末至天台山國清寺見一院，古松數十步，門枕流溪，淡然岑寂。行立于門屏，聞院中布筭，其聲蔌蔌然。僧謂侍者曰：「今日當有弟子自遠求吾算法，計合到門，必無人導達耶？」即除一筭子。又謂侍者曰：「門前水合却西流，弟子當至。」行承其言而入，稽首請法，盡授其決焉，

門前水復東流矣。自此聲振遐邇，公卿籍甚。玄宗聞之，詔入，謂行曰：「師有何能？」對曰：「略能記覽，他無所長。」帝遂命中官取宮籍以示之，行周覽方畢，覆其本，記念精熟，如素所習。唱數幅後，帝不覺降榻稽首曰：「師實聖人也。」嗟歎良久。尋乃詔對無恒，占其災福，若指于掌，言多補益。

時邢和璞者，道術人，莫窺其際，嘗謂尹愔曰：「一行和尚真聖人也。漢洛下閎造曆云：『八百歲當差一日，則有聖人定之。』今年期畢矣。屬《大衍曆》出，正其差謬，則洛下閎之言可信。非聖人孰能預於斯矣！」又於金剛三藏學《陀羅尼祕印》，登前佛壇，受法王寶，復同無畏三藏譯《毘盧遮那佛經》，開後佛國，其傳《密藏》，必抵淵府也。睿宗、玄宗並請入內集賢院，尋詔住興唐寺。所翻之經，遂著《疏》七卷，又《攝調伏藏》六十卷、《釋氏系錄》一卷、《開元大衍曆》五十二卷。其曆編入《唐書曆律志》，以為不刊之典。又造游儀，黃赤二道以鐵成規，於院製作。

次有王媼者，行鄰里之老嫗，昔多贍行之貧，及行顯遇，常思報之。一日拜謁云：「兒子殺人，即就誅矣。況師帝王雅重，乞奏減死，以供母之殘齡！」如是泣涕者數四，行曰：「國家刑憲，豈有論請而得免耶？」命侍僧給與若干錢物，任去別圖。媼戟手曼罵曰：「我居鄰周給迭互，繃褓閒抱乳汝。長成，何忘此惠耶！」行心慈愛，終夕不樂。於是運籌畢，召淨人戒之曰：「汝曹挈布囊於某坊閑靜地，午時坐伺，得生類投囊，速歸。」明日，果有猳㹠引豚七箇，淨人分頭驅逐，猳母走矣，得豚而歸。行已備巨瓮，逐一入之，閉蓋，以六乙泥封口，誦胡語數契而止。投明，中官下詔入問云：「司天監奏昨夜北斗七座星全不見，何耶？」對曰：「昔後魏曾失熒惑星，至今帝車不見。此則天將大儆於陛下也。夫匹夫匹婦不得其所，猶隕霜天旱，盛德所感，乃能退之。感之切者其在葬枯骨乎！釋門以慈心降一切魔，微僧曲見，莫若大赦天下。」玄宗依之。其夜占奏北斗一星見，七夜復初，其術不可測也。又開元中嘗旱甚，帝令祈雨，曰：「當得一器上有龍狀者，方可致雨。」勅令中官同於內庫中徧視之。皆言弗類。數日後指一古鑑，鼻盤龍，喜曰：「此真龍也。」乃將入壇場，一日而雨。其異術通感為若此也。

玄宗在大明宮，從容密問社稷吉凶并祚運終畢事，行對以他語。帝詢之不已，遂曰：「陛下當有萬里之行。」又曰：「社稷畢得終吉。」帝大悅。復遺帝一金合子，形若彈丸，內貯物，撼必有聲，發之不得，云：「有急則開。」帝幸蜀，倉黃都忘斯事，及到成都，忽憶啓之，則藥分中當歸也。帝曰：「伊藥產於此，師知朕違難至蜀當歸也。」復見萬里橋，曰：「一行之言，信其神矣。」命中官焚香祝之，乃告謝也。及昭宗初封吉王，至太子德王，唐為梁滅，終行之言「社稷畢得終吉」也。

開元十五年九月於華嚴寺疾篤，將輿病入辭，小間而止。玄宗此夜夢瞰禪居，見繩牀紙隔開扇，曉而驗問，一如所覩。乃詔京城名德致大道場，為行祈福，危疾微愈。其寵愛如是。十月八日隨駕幸新豐，身無諸患，口無一言，忽然浴香水換衣，趺坐正念，

怡然示滅。一云：辭告玄宗後，自駕前東來嵩山謁礼本師，即寂也。時河南尹裴寬正謁寂，寂云：「有少事，未暇與大尹欵話。且請踟躕休息也。」寬乃屏從人，止於旁室，伺寂何為。見潔淨正堂，焚香默坐，如有所待。斯須，叩門連聲云：「天師一行和尚至。」〈(僧號天師始見於此，言天子師也。)〉行入，頗怱切之狀，礼寂之足，附耳密語，其貌愈恭。寂但頷膺曰：「無不可者。」語訖又礼，礼語者三，寂唯言「是是，無不可者。」行語訖，降階入南室，自閉其户。寂乃徐召侍者曰：「速聲鐘，一行已滅度。」左右疾走視之，瞑目而坐，手掩伺息，已絕。四眾弟子悲號沸渭，撼動山谷，乃停神於罔極寺。自終及葬，凡經三七日，爪甲不變，髭髮更長，形色怡悅，時眾驚異。帝覽奏悲愴曰：「禪師捨朕，深用哀慕！」喪事官供，詔葬于銅人原，謚曰大慧禪師。御撰塔銘，天下釋子榮之。

唐京兆西崇福寺智昇傳

釋智昇，未詳何許人也。義理懸通，二乘俱學，然於毗尼，尤善其宗。此外文性愈高，博達今古，每慊聶道真、道安，至于明佺、宣律師各著《大藏目錄》，記其翻傳年代人物者，謂之晉錄、魏漢等錄，乃於開元十八年歲次庚午，撰《開元釋教錄》二十卷，最為精要。何耶？諸師於同本異出、舊目新名，多惑其文，真偽相亂。或一經為兩本，或支品作別翻，一一裁量，少無過者。如其舊錄江泌女子誦出經，黜而不留，可謂藻鑑。杜塞妖偽之源，有茲獨斷。後之圓照《貞元錄》也，文體意宗，相岠不知幾百數里哉。麟德中道宣出《內典錄》十卷，靖邁出《圖紀》四卷，昇各續一卷。經法之譜，無出昇之右矣。

唐中大雲寺圓暉傳〈(懷遠崇廙)〉

釋圓暉，未詳何許人也。關輔之間，聲名籍甚，精研性相，善達諸宗。幼於《俱舍》一門，最為銳意。時禮部侍郎賈曾歸心釋氏，好樂斯文，多命暉談此宗相，然其難者則非想見惑，繁者則得非得章。爰請暉師略伸梗□，究其光師《疏義》繁極難尋。

又聖善寺懷遠律師願心相合，因節略古《疏》，頌則再牒，而《釋論》乃有引而具注，甚為徑捷，學者易知。

後有崇廙著《金華鈔》十卷以解焉。光、寶二師之後，暉公間出，兩河間、二京道、江表、燕、齊、楚、蜀盛行暉《疏》焉。

唐京兆華嚴寺玄逸傳

釋玄逸，姓竇氏，即玄宗神武皇帝從外父也。繁柯懿葉，莫我與京，昆友姪弟，多升朝列，或以靡麗自持，或以官榮相抗。逸乃風神秀朗，蕭灑拔俗，悟色空之迹，到真寂之場，糠粃膏粱，么麼軒冕。既而形廁緇伍，學追上流，祕藏香龕，披閱通理。一日，喟然興歎曰：「去聖日遠，編簡倒錯，或止存夏五，或濫在魯魚，加以筆扎偷行，校讎喪句。若犍度失其夾葉，猶《禮記》脫錯後先，日見乖訛，迷而不復，有一于此，彝倫攸斁！」遂據古今所撰目錄，及勘諸經，披文已浩於几案，積卷仍溢於堂宇。字舛者詳義而綸之，品差者賾理而綱之。星霜累遷，功業克著。非夫心斷金石、志堅冰蘗者，曷登此哉！既綜結其科目，諒條而不紊也，都為三十卷。號《釋教廣品曆章》焉。考其大小乘經律論，并東西土賢聖集，共一千八十部，以蒲州、共城二邑紙書，校知多少，縛定品次，俾後世無悶焉。其章頗成倫要，備預不虞，古之善制。有樂陵尹靈琛為序。逸後不知所終。

唐長安青龍寺道氤傳

釋道氤，俗姓長孫，長安高陵人也。父容，殿中侍御史。母馬氏夢五色雲覆頂，因有娠焉。母常聽講讀大乘經，曉夜不輟，意行太任之胎教也。逮乎誕彌，異香芬馥；成于童稚，神氣俊秀，學問詳明。應進士科，一舉擢第，名喧日下，才調清奇，榮耀親里。後有梵僧扣門分衛，飯訖，願寓宵宿。氤接之談話，言皆詣理，梵僧稱歎。明曉辭訣，方出門，閃然不見。氤由此無調選之心矣，乞願出家。將知良珠度寸，雖有百仞之水，不能掩其雲也，何君親而能阻入道之猛別心焉？乃礼京招福寺慎言律師為師，請益無替。及登戒法，旋學律科，又隸經論，如是內外偕通矣。時有興善寺復禮法師善屬文，謂氤曰：「籍汝少俊，可為余造《西方讚》一本。」遂襞紙援毫，略不停綴，斯須已就，其辭典麗。清淨佛國，境物莊嚴，臨文若現前矣。禮師讀訖，顧左右諸德曰：「奇才秀句，吾輩莫能測也。」自後服膺窗案，晝夜精勵，辯給難詶，善於立破。禮師仰其風規，嘗於稠人廣眾中宣言曰：「氤之論端，勢若泉涌。」從此聞天，供奉朝廷。玄宗幸雒，勅與良秀、法修隨駕。御史李竫同請氤於天宮寺講《淨業障經》，其《疏》亦氤之著述也。時一行禪師國之師匠，過慮將來佛法誰堪扞禦？誰可闡揚？奏召天下英髦學兼內外者集于洛京福先寺，大建論場。氤為眾推許，乃首登座，於《瑜伽》、《唯識》、《因明》、《百法》等論，竪立大義六科，敵論諸師茫然屈伏。一行驚異曰：「大法梁棟，伊人應焉。余心有憑，死亦足矣。」及乎大駕西還，勅令扈從。乃有小疾，上表，帝降中使賜藥并方，詔曰：「法師將息，朕此藥并方甚好，服食必差。所患痊愈，早來西京。」其顧遇也若此。仍屬此際一行遷神，勅令東宮已下京官九品已上並送至銅人原藍田設齋，

推氤表白，法事方畢。宰相張燕公說執氤手曰：「釋門俊彥，宇內罕匹。幸附口錄向所導文一本，置于篋筒。」由是其文流行天下也。

開元十八年，於花萼樓對御定二教優劣，氤雄論奮發，河傾海注。道士尹謙對答失次，理屈辭殫，論宗乖舛。帝再三歎羨，詔賜絹伍伯匹，用充法施。別集《對御論衡》一本，盛傳于代。後撰《大乘法寶五門名教》并《信法儀》各一卷、《唯識疏》六卷、《法華經疏》六卷、《御注金剛經疏》六卷。初，玄宗注經，至「若有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，乃至罪業則為消滅」，雖提兔翰，頗見狐疑，慮貽謬解之□，或作餘師之義。遂詔氤決擇經之功力，剖判是非。奏曰：「佛力經力，十聖三賢，亦不可測。陛下曩於般若會中，聞熏不一，更沈注想，自發現行。」帝於是豁然若憶疇昔，下筆不休，終無滯礙也。續宣氤造疏矣。四海嚮風，學徒鱗萃，於青龍寺執新《疏》，聽者數盈千計，至于西明、崇福二寺。講堂悉用香泥，築自水際至于土面，莊嚴之盛，京中甲焉。開元二十八年，有疾將終，遣門弟子賣遺表云：「某末品輕生，虛均雨露，得陪緇伍，許自精修。雖常袒右肩，無施舉袂之役，而執錫舒步，得蠲負載之勞。屬以時暢玄功，德揚真化，不謂勤劬慕學，造次養生。今月十六日苦腸忽加，湯藥無救。泉門自掩，安沐堯風；夜臺一歸，寧逢舜日。有定瘞於蒼隴，無再謁於丹墀」云。時帝覽惻怛，遣中使內給事賈文瓌將絹五十匹，就院弔贈，宣口勅奉問。氤弟子等適聞法師遷神寂滅，痛惜良深，未審擬於何處安厝。賜到絹帛等，聖恩追悼，生榮死哀，光于僧伍。俗壽七十三，僧臘五十三。以其年秋八月十二日葬于終南山陰逍遙園側，白塔存焉。

唐京師安國寺良賁傳

釋良賁，姓郭氏，河中虞鄉人也。世襲冠裳，法門之流，不標祖禰，故闕如也。賁識鑒淵曠，風表峻越，外通墳典，內善經論，義解之性，人罕加焉。

永泰中，不空盛行傳譯，實難其人，賁預其翻度。代宗請為菩薩戒師。因新出《仁王護國經》，勅令撰《疏》解判，曲盡經意，以所住寺為《疏》目，曰青龍也。原夫是經已當三譯，一晉太始三年法護譯一卷，名《仁王般若》，次秦羅什出，名《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》，次梁承聖三年真諦於洪州寶因寺譯，名《仁王般若》，并《疏》六卷。然則晉本初翻，方言尚隔。梁朝所譯，隱而不行。偽秦之經，傳流宇內。奈何止言波羅蜜而闕多字？則是虧其到義。是以肅宗皇帝齋心沐德，請不空重譯。及肅皇晏駕，代宗成先聖之願言，詔興譯務，勅軍容使魚朝恩監護於南桃園，起乎告朔，終乎望日，帝御承明殿灌頂道場躬執舊經，對譯新本，而復為序冠于經首，仍勅賁造《疏》通經。賁上表曰：「學孤先哲，有玷清流，叨接翻傳，謬膺筆受。幸揚天闕，親奉德音，令於大明宮南桃園修《疏》贊演，宸光曲照，不容避席。窮玄珠於貝葉，但益慙惶；捧白璧於丹

墀，寧勝報敦。仰酬皇澤，俯課忠勤，既竭愚誠，庶昭玄造。」賁勤勤筆削，三卷克成，奏乞流行。復上牋疏：「今年二月二十一日恩命令在內園修撰《經疏》，微僧寡學，懼不稱旨。洗心滌慮，扣寂求音，發明起自於天言，加被仰憑於佛力，咸約經論，演暢真宗，亦猶集羣玉於崑山，納大川於溟海。火生於木，與兩曜而俱明；識轉於如，體一相而等照。成道者法也，載法者經也，釋經者疏也。廣度羣有同於大通，是菩提心如陛下意。所撰經疏，繕寫畢功，文過萬言，部有三卷。施行竊慙於愚見，裁成冀答於聖恩。并《念誦儀軌》一卷，《承明殿講密嚴經對御記》一卷同進上。輕塵玄覽，祇畏無任。」答詔云：「法師智炬高明，辭峯迥秀，親憑梵夾，宣闡微言，幽賾真宗，演成章疏。開如來之祕藏，示羣有之迷津，貫玉聯珠，鈎深致遠。再三披閱，頗謂精詳。傳之招提，永為法寶也。」皇命褒揚，釋門翕盛。又屬章信寺初成，執《疏》伏膺者常數百眾，雖紙貴如玉，無以加焉。其在安國寺講筵，官供不匱。數年之內，歸學如林。大曆七年正月，不空奏請入目錄，勅依。

賁於六年徙居集州，教授傳經，不遑寧處。至十二年三月十日，無疾枕肱，終于符陽，春秋六十一，夏臘二十九。宕渠嘉川之人，哀悼法梁摧折，闍維收灰中舍利百餘粒。遺表中進《念誦儀對御記》二卷，以其先進者遂留在內中之故，令門弟子賣之重進。後於上都城東置墳塔焉，即大曆十三年也。賁累朝供奉應制，辭辯富贍，學問高深。末塗淪躓，同利涉之徙移，若神會之流外，吁哉！

唐越州禮宗傳

釋禮宗，俗姓宋，會稽人也。道氣酋壯，志求玄微，願遂出塵，決除鞅絆。聞長壽寺和尚通達禪觀，往叩其關，學習之心，未嘗少懈。師誨之曰：「汝之出塵，有大利益，可謂良玉度尺，雖有十仞之土，不能揜其光矣。」乃奮藻摅華，注《涅槃經》，懷鉛握槧，周于二載。挫銳解紛，怡然理順，遂成夾注八十卷焉。及鄭卿尚書典郡，聞其盛名，致疏往請，確然拒而不赴。

景龍二年，有御史大夫馮思忽爾暴終，入一處，有二童子持簿領馮庭對判官廳，按覆罪□，令望彼巨樹枝柯可覆數畝。判官身旁舊識者張思義，招手呼馮曰：「吾是汝舅，曾為洛陽倉吏，被長官越格誣殺，兼假貸太平寺中錢及油麪，于今未脫。汝所坐者，不合於天后宮中亂越，致此暴卒。可發願造《涅槃經》，鑄鐘。」登即關奏，判放却還人世。臨行，張語馮曰：「在閻浮一日造功德，得福無量，胡忍一生不修功德耶？此《涅槃經》者，禮宗大師注解，從天台傳授，每有善神守護。」時張差押馮往諸司考校輕重生處，囑之曰：「汝去洛城道光坊內十字街第三宅是吾家。家有池亭竹樹，為問妻兒安否？」馮起尋經本，未獲，而又死，經三日，立限歸寫經鑄鐘功畢。馮在世得四十八年

終。宗亡，春秋九十七焉。

唐錢塘天竺寺法詵傳

釋法詵，姓孫氏。母初夢吞明珠，遂黜魚惡葷。誕彌厥月，生有異表。十五辭親從師，依年受具。行學一集，蔚為教宗。卷伊呂立功之致，陋黃綺肆志之適。遺形理性，與山木為羣。故地恩貞大師囑之以《華嚴經》、《菩薩戒》、《起信論》，心以靜銑智與經冥。一夕夢乘大艑直截滄溟，橫山當前，峻與天極。不覺孤帆鳶戾，懷襄上濟，峯竦竦而忽焉，雲溶溶而在下。既寤，形若委衣，流汗輕醒。自此句義不思而得，一部全文常現心境，事事無礙之旨如貫華焉。天寶六年，於蘇州常樂寺繢盧舍那像，化示羣品。大曆二年，於常州龍興寺講，纔登法座，忽有異光如曳紅縷，漸明漸大，縈旋杳空。久修行者會中先覩。前後講大經十徧，撰《義記》十二卷。大曆十三年十一月七日，沙門慧覺夢巨塔陷地二級。無何、詵示疾而終，春秋六十一，慧命四十二。受法弟子太初，付以香罏談柄。尋陽正覺、會稽神秀。亦猶儒氏之有游夏焉。詵初講天竺寺，盛闡《華嚴》。時越僧澄觀就席決疑，深得幽趣。及終，吳興皎然為碑，邗城肅公為頌，合揚其美哉。

唐京師興善寺潛真傳〈(道超)〉

釋潛真，字義璋，姓王氏，太原華族，後徙為夏州朔方崇道鄉人也。考珍，真即仲子也。年在學數，業尚典墳。幼好佛書，抑從天性，甫及弱冠，投跡空門。開元二十六年隸名于本城靈覺寺，明年納具戒。自此聽習律乘，涉遊論海，凡曰講筵，無不探賾。

屬代宗朝新譯《文殊師利菩薩佛剎莊嚴經》，勅真造《疏》，奏云：「此經凡有三譯；一西晉太熙中法護翻，名《佛土嚴淨經》，文勢多古，語簡理幽；二天後久視中實叉難陀於清禪寺翻，名《文殊受記經》；三即今大曆六年所譯也。伏唯寶應元聖文武皇帝陛下，天垂帝籙，人歸寶圖，德厚乾坤，明侔日月，仁恕滋物，夷狄仰德，而輸誠慈惠，利生正教，承風而演化。頃者鄜坊節度使兼御史中丞杜冕奏為國請諸大乘經，明詔下於祇園，梵旨開於貝葉，因請三藏不空譯此經等數十部。續有勅下，天下梵宇各置文殊菩薩像，以旌聖功也。又詔以文殊菩薩為上座，皆三藏所請。三藏學究瑜伽，解窮法印，身口意業，祕密脩持，戒定慧學，顯通宣暢，唐梵文字，聲韻具知。傳譯此經，善符聖旨，文質相兼，璨然可觀。潛真識智愚昧，學藝庸淺，幸陪清眾，謬在翻傳，虛空藏經，課虛潤色，猥蒙驅策，述《疏》讚揚，雖文義荒蕪，已傳京邑。今之所作，蓋有由焉。有金閣寺大德道超禪師，學盡法源，行契心本，親覩靈境，密承聖慈，故久在清

涼，屬興淨業，仍於現處建窣堵波。尋覲法緣，來詣京國。以此經為大事，以大聖為本師，顯揚聖德，無過此者。乃稽首三藏，誓傳大聖法門，不以潛真庸虛，轉祈和尚，邀令述作。和尚不念前之鄙陋，又令讚釋此經。竊恐難契真詮，敢不盡其愚訥。」即大曆八年十一月，《疏》成奏過。真學通內外，性相融明，考覆幽玄，研精教理，探賾今古，比校親疎，分別異同，歸於一義。辯猶泉涌，思入虛凝，直筆而書記於絕唱，結成三卷，以作準繩，現在未來，永無疑網矣。又《述菩提心義》、《發菩提心戒》各一卷，《三聚淨戒》及《十善法戒》共一卷。兼稟承不空祕教，入曼拏羅登灌頂壇受成佛印。顯密二教，皆聞博贍。關內河東，代歷四朝，闡揚妙旨，弟子繁多。加復綱紀興善、保壽二處伽藍，懲勸僧尼，真有力也。以貞元四年戊辰五月十四日遺誡門人，以疾而卧。二十一日，右脇累足。口誦彌陀佛號，終于興善寺本院。春秋七十一，僧夏四十九云。

唐代州五臺山清涼寺澄觀傳

釋澄觀，姓夏侯氏，越州山陰人也。年甫十一，依寶林寺〈(今應天山。)〉霈禪師出家，誦《法華經》。十四，遇恩得度，便隸此寺。觀俊朗高逸，弗可以細務拘。遂徧尋名山，旁求祕藏，梯航既具，壺奧必臻。乾元中，依潤州棲霞寺醴律師，學《相部律》。本州依曇一，隸《南山律》，詣金陵玄璧法師，傳關河《三論》。《三論》之盛于江表，觀之力也。大曆中，就瓦棺寺傳《起信》、《涅槃》。又於淮南法藏，受海東《起信疏》義。却復天竺訖法師門，溫習《華嚴大經》。七年，往剡溪，從成都慧量法師，覆尋《三論》。十年，就蘇州，從湛然法師習天台《止觀》、《法華》、《維摩》等經疏。解從上智，性自天然，所學之文，如昨拋捨，鮑靜記井，蔡邕後身，信可知矣。又謁牛頭山忠師、徑山欽師、洛陽無名師，咨決南宗禪法。復見慧雲禪師，了北宗玄理。觀自謂己曰：「五地聖人，身證真如，棲心佛境，於後得智中起世俗念，學世間技藝。況吾學地，能忘是心？」遂翻習經、傳、子、史、小學、《蒼》、《雅》、天竺《悉曇》諸部異執，四圍、五明、祕呪、儀軌，至于篇頌筆語書蹤，一皆博綜。多能之性，自天縱之。

大曆十一年，誓遊五臺，一一巡礼，祥瑞愈繁。仍往峨嵋，求見普賢，登險陟高，備觀聖像。却還五臺，居大華嚴寺。專行《方等》懺法。時寺主賢林，請講大經，并演諸論。因慨《華嚴》舊疏，文繁義約，慬然長想。「況文殊主智，普賢主理，二聖合為《毗盧遮那》，萬行兼通，即《大華嚴》之義也。吾既遊普賢之境界，泊妙吉之鄉原，不疏《毗盧》，有辜二聖矣。」觀將撰《疏》，俄於寤寐之間，見一金人當陽挺立，以手迎抱之，無何咀嚼都盡。覺即汗流，自喜吞納光明徧照之徵也。起興元元年正月，貞元三年十二月畢功，成二十軸，乃飯千僧以落成也。後常思付授，忽夜夢身化為龍，矯

首于南臺，蟠尾于山北，拏攫碧落，鱗鬣耀日。須臾，蜿蜒化為千數小龍，騰耀青冥，分散而去。蓋取象乎教法支分流布也。四年春正月，寺主賢林請講新《疏》。七年，河東節度使李公自良復請於崇福寺講。德宗降中使李輔光宣詔入都，與罽賓三藏般若譯烏荼國王所進《華嚴》後分四十卷。觀苦辭，請明年入。勅允。及具行，至蒲津，中令梁公留安居，遂於中條山棲巖寺住。寺有禪客，拳眉剪髮，字曰癡人，披短褐，操長策，狂歌雜語，凡所指斥，皆多應驗。觀未至之前，狂僧驅眾僧洒掃曰：「不久菩薩來此。」復次壁畫散脂大將及山麋之怪，往往不息。觀既止此寺，二事俱靜。五月，內中使霍仙鳴傳宣催入。觀至，帝頗敦重，延入譯場刊正。又詔令造《疏》。遂於終南草堂寺編成十卷，進呈，勅令兩街各講一徧為《疏》。時堂前池生五枝合歡蓮華，一華皆有三節，人咸嘆伏。尋譯《守護國界主經》，觀綴文潤色。順宗在春宮，嘗垂教令述《了義》一卷、《心要》一卷并《食肉得罪因緣》。洎至長安，頻加禮接。朝臣歸向，則齊相國抗、韋太常渠牟，皆結交最深。故相武元衡、鄭絪、李吉甫、權德輿、李逢吉、中書舍人錢徽、兵部侍郎歸登、襄陽節度使嚴綬、越州觀察使孟簡、洪州韋丹，咸慕高風，或從戒訓。以元和年卒，春秋七十餘。弟子傳法者一百許人，餘堪講者千數。觀嘗於新創雲花寺般若閣下畫《華藏世界圖相》，又著《隨疏演義》四十卷，允齊相請述《華嚴經綱要》一卷、《法界玄鑑》一卷、《三聖圓融觀》一卷、《華嚴》、《法華》、《楞伽》、《中觀論》等。別行《小鈔疏》共三十卷。設無遮大會十二中，其諸塑繢形像，繕寫經典，不可殫述。門人清沔記觀平時《行狀》云：「觀恒發十願：一長止方丈但三衣鉢，不畜長；二當代名利，棄之如遺；三目不視女人，四身影不落俗家；五未捨執受，長誦《法華經》；六長讀大乘經典，普施含靈；七長講《華嚴大經》；八一生晝夜不卧；九不邀名惑眾伐善；十不退大慈悲普救法界。」觀逮盡形期，恒依願而修行也。

唐京師西明寺良秀傳〈(談筵)〉

釋良秀，姓郭氏，蒲津人也。年及佩觿，挺然離俗，乃往中條山柏梯寺披削，誦通經業，受具律儀。誓以傳講為己事，勤苦忘疲，三藏俱尋，九流外贍。于時籍甚，孰不欽崇。貞元四年，奉詔與罽賓國般若三藏同譯《大乘理趣六波羅蜜經》十卷。至五年二月四日解座，寫本進過。尋奉德宗勅令秀造《疏》，上表云：「去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右街功德使王希遷奉宣，令良秀等修撰新翻《大乘理趣六波羅蜜經疏》者。伏聞至道同源，聖人一貫，大雄示相，演妙音於獨園，寶位分身，霈湛恩於雙闕。開佛日於聖日，降絲綸於法輪，所以揚化慈航，致人壽域。不然，豈得握真符而契合，應休運以感通？況以此經，如來之密印，羣生之度門，得白馬之寶函，啓青龍之祕藏，是第一義理去筌蹄，於最後乘說無分別。加以天文煥發，睿思昭回。真如契心，已闡微於釋氏，般若製序，

諒纘文於太宗。慈雲溥潤於大根，湛露垂滋於貝葉。良秀等材惟末學，性異生知，謬寄討論，伏增殞越。上承嚴旨，徒側管以窺天；虔奉本師，懼升堂而鼓瑟。所修撰《疏》一部，謹附王希遷隨表奉進，伏乞聖慈，許令同修《疏》沙門談筵於當寺讚演及流布中外。所冀落落真言，示丹青於新學；明明像教，流粉澤於將來。」帝覽奏，勅內給事毛瑛琦宣慰良秀、談筵、道恒等：「宜共賜絹九十匹，至可領取。比修《疏義》，甚大勤勞也。秋熱，兼問師等各平安好在。」秀之辭筆義端，時少倫匹。終沒罔知時代焉。

唐京師西明寺慧琳傳

釋慧琳、姓裴氏，疎勒國人也。始事不空三藏，為室灑，內持密藏，外究儒流，印度聲明，支那詁訓，靡不精奧。嘗謂翻梵成華，華皆典故，典故則西乾細語也。遂引用《字林》、《字統》、《聲類》、《三蒼》、《切韻》、《玉篇》、諸經雜史，參合佛意，詳察是非，撰成《大藏音義》一百卷。起貞元四年迄元和五載，方得絕筆，貯其本于西明藏中。京邑之間，一皆宗仰。琳以元和十五年庚子卒於所住，春秋八十四矣。殆大中五年，有奏請入藏流行。近以海中高麗國，雖三韓夷族，偏尚釋門，周顯德中，遣使賫金入浙中求慧琳《經音義》，時無此本，故有闕如。

宋高僧傳卷第五